

茅盾文集



民文学出版社

1961·北京

茅盾文集
第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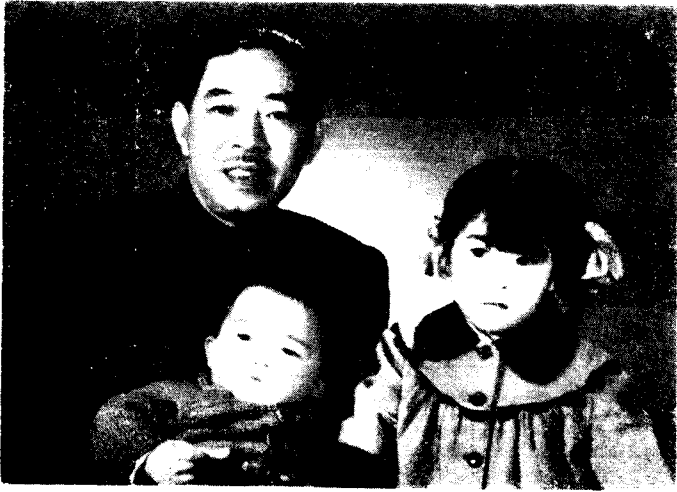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840 字数254,000 开本850×1168 耗1/32 印张14 $\frac{1}{16}$ 插页4
196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1.30元

第十卷說明

本卷輯作者的雜文、散文等三十余篇，选自《時間的紀錄》等集；又《生活之一頁》、《脫險雜記》、《歸途雜拾》等三集（以上均于解放前刊行過單行本）及舊詩八首，它們的寫作年代為1940—1948年。

以上各篇，此次選編時均經作者重行校訂，并撰《后記》一篇附于卷末。



第十卷目录

第九輯 (1940—1946)

风景談.....	3
雨天杂写之一.....	9
雨天杂写之二.....	15
雨天杂写之三.....	18
談排队靜候之类.....	25
聞笑有感.....	28
談鼠.....	32
回忆之类.....	37
东条的“神符”.....	40
狼.....	45
森林中的紳士.....	51
杂感二題.....	55
为民营出版业呼吁.....	62
学步者之招供.....	66

第十輯 (1943—1946)

序《一个人的煩惱》	73
《新綠丛輯》旨趣	77
序《沒有結局的故事》	79
为《親人們》	81
关于《遙遠的爱》	83
《呼兰河傳》序	89
永恒的紀念与景仰	99
高尔基和中国文学	108
忆洗星海	113

第十一輯 (1938—1947)

这时代的詩歌	121
《詩論》管窺	123
大題小解	132
談描写的技巧(《大題小解》之二)	139
“爱讀的書”	142
雜談思想与技巧、学力与經驗	148
“无关”与“忘了”	153
雜談文艺現象	156
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	162

为詩人們打气.....	165
如何击退頹风?	170
对于文坛的一种风气的看法.....	178
对于文坛的又一风气的看法.....	186
門外汉的感想.....	191
談歌颂光明.....	193
民間、民主詩人	196

第十二輯 (1946)

生活之一頁

一 房东太太.....	203
二 房东先生.....	208
三 C君的書籍下落如此.....	212
四 又一个房东太太	216
五 時間怎样消磨?.....	221
六 “舵鳥”們的恐慌	225
七 “好”消息与坏消息.....	228
八 “巷战”——但也是“尾声”.....	232
九 再迁.....	238
十 一九四一的最后一天.....	243
十一 香港死了.....	250

第十三輯 (1948)

脫險雜記	259
------	-----

第十四輯 (1944)

歸途雜拾

一 九龍道上	379
二 東江鄉村	385
三 燒山	388
四 惠陽	390
五 “韓江船”	394
六 老隆	400

第十五輯 (1940—1945)

列那和吉地	405
你往哪里跑	
楔子	422
舊體詩	429
渝桂道中口占	429
無題	429
感懷	430
將赴重慶，贈陳此生伉儷	430

淪桂道中雜詩，寄桂友 431

題白楊圖 431

戲筆 431

無題 432

后記 433

第九輯

(1940—1946)

风景談

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猩猩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返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片，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就使偶尔有些骆驼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溶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作哄哄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队，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丁当，丁当，送到你的耳鼓，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掌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耀入你眼帘，而且大小丁当的谐和的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的：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的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自

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在所谓“黄土高原”！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秆植物颀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米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支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犂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景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的粗朴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飘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黢黢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坼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从“生产”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音。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们的手，这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

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头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朱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辉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嘩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瀰满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

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濼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儿说话，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浆里，有时还不免打了一下跌撞，四面是静寂灰黄，没有一般所谓的生动鲜艳，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山壁上有几个天然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似的，一对人儿促膝而坐，只憑剪发式样的不同，你方能辨认出一个是女的，他们被雨赶到了那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开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试想一下，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了长椅上有一对儿在偎

倚低語，頗有点味兒不同罷？如果在公園時你一眼瞥見，首先第一會是“這裡有一對戀人”，那麼，此時此際，倒是先感到那樣一個沉悶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這麼兩個人，是一個“奇蹟”，使大自然頓時生色！他們之是否戀人，落在問題之外。你所見的，是兩個生命力旺盛的人，是兩個清楚明白生活意義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們不倦怠，也不會百無聊賴，更不至於從胡鬧中求刺戟，他們能夠在任何情況之下，拿出他們那一套來，怡然自得。但是什麼能使他們這樣呢？

不過仍舊回到“風景”罷；在這裡，人依然是“風景”的構成者，沒有了人，還有什麼可以稱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內生活極其充滿的人作為這裡的主宰，那又有什麼值得懷念？

再有一個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樹可以稱為林，那麼這裡要說的，正是這樣一個桃林。花時已過，現在綠葉滿株，卻沒有一個桃子。半片舊石磨，是最漂亮的圓桌面，几尺斷碑，或是一截舊階石，那又是難得的几案。現成的大小石塊作為凳子，——而這樣的石凳也還是以奢侈品的姿態出現。這些怪樣的家具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這裡有一個茶社。桃林前面，有老百姓種的蕎麥，也有大麻和玉米這一類高杆植物。蕎麥正當開花，遠望過去就象一張粉紅色的地毯，大麻和玉米就象是屏風，靠著地毯的邊緣。太陽光從樹葉的空隙落下來，在泥地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黃色。偶爾也聽得有草蟲在叫，帶住在

林边树上的馬兒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許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許要这样說。可不是，这里是有一般所謂“風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們喜欢把这一片树蔭作为戶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風景区”成立的因緣，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爿磨石，几尺断碣，还有荞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謂風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貽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謂風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得什么？所以应当从另一方面去看。現在請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錢的枣子，也作一次桃园的茶客罢。如果你願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剛接到家里寄給她的一点錢，今天来請請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把隨身带来的書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們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現在却靜靜地坐着，温雅得和閨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爭論着一个哲学上的問題，时时嘩然大笑，就在他們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掩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們来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隨便喝点，要是袋里有錢，或不喝，隨便談談天；在有閑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時間的人們看来，这里坐的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簡單，也沒有什么可以供賞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時間

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

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籠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

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

1940年12月，于枣子岚垭。